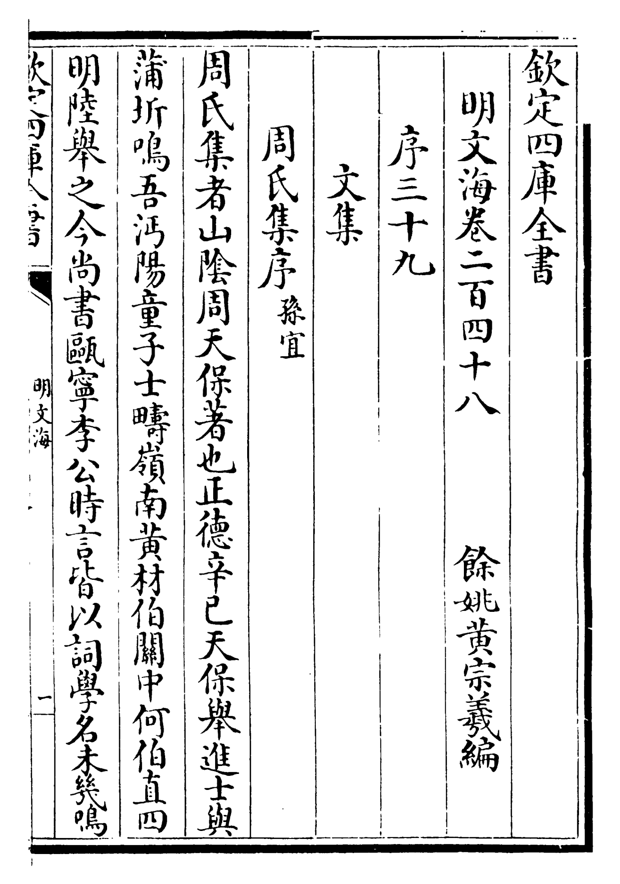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序三十九

文集

周氏集序　孫宜

周氏集者山陰周天保著也正德辛巳天保舉進士與蒲圻鳴吾沔陽童子士疇嶺南黄材伯關中何伯直四明陸舉之今尚書甌寧李公時言皆以詞學名未幾鳴

吾輩選為庶吉士而天保出補來安令改給事中已棄其官去慕崆峒李子之學馳書訊質李重其文答之而天保於是名益顯集凡若干卷夫詩以詞勝亦以音先然南北氣殊音則象焉中原之音渾雄沈著含蘊弗露吳越地偏厥音輕俊纖靡幾乎濫矣斯西施若耶之遺而勾踐事夫差之所習也然學士大夫往往從之者非以其流曼易入而委媚足以悅人故遂淫漸如此哉東橋顧氏曰崆峒詩近粗夫粗必涉俗匪俗不粗崆峒詩

俗耶是所謂中原之響而渾雄沉著之正韻也此而麤
名之則顧之作雖列諸吳越間奚不可邪且麤與細疑
似當辯麤以俗配麤即非渾沉細以容言細亦非輕媚
也譬諸黄鍾大釜洞扣洪播而迤邐中具彼彈絲鳴竹
者一聽盡焉俗人不知顧以為妙音於是乎病矣今觀
天保集賦則而麗樂府婉而厚五言淳而鉅柏梁驟而
典近體諸篇朓纖略治持重宗樸序記書贊則髣髴漢
儒而駕唐絶宋遠甚謂非崆峒家出耶夫流風遺俗未

論衆常雖豪傑士論之故詩以拔去陳故爲尚天保者非吴越間人哉乃其詩顧若是斯亦謂特立不移者矣初天保舉進士也余葢髫丱侍其父京師每見余所作輙以爲難及天保卒其子允大者余世交且殊材也書抵余言天保疾亟時以得子評其詩爲屬請余序之嗚呼哲人已矣序成余爲之欷歔者久之

呂江峰集敘　李開先

古有建安七子大歷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後更有八才

子之稱八人者遷轉憂居聚散不常而相間不過數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以同有此稱詳其所作任忠齋以奇警熊南沙以簡古唐荆川以明暢而陳後岡之精細王遵巖之委曲趙浚谷之雄渾各隨其材力吕江峯獨以雅致擅名七子所長果是不可及但任失之靡麗熊失之慳澀唐失之軟弱而失之深晦者陳失之疏蕩與纏糾者乃趙與王也吕亦自謂有方板之失其短處自不可掩古人多不諱短如曹子建貽

楊德祖書備論同時數子不少假借雪浪齋等與大歷詩人各有評駁惟余兼有七病素無一長亦幸得廁名於其間任有考功集熊有內外集并同易象旨決錄唐集十二卷陳集不分卷二冊王有家居玩芳堂二集各七卷而趙集十五卷余亦雜著外集亦不分卷凡十一厚冊惟江峯不知其集之多少存亡忽其長子克念致書云編定先君遺稿頗有次第已托桂陵胡子為之後序而以前序屬余余方為其集繫心聞此不勝喜慰遂

為之序其槩以見諸子同遊之美及得譽之隆如此雖為之作序尚未得其全集止據平日所見詩則沉著痛快文則平正詳明而雅致不足以盡之方板不足以病之矣

陸子餘集序　魏學禮

余讀陸先生文未嘗不太息流涕也曰嗟乎天之重才固若是哉當古昔時蒼天大容伊摯公旦召伯仲尼屈平董生桓次公之徒建德植義名稱鬱流萬世師焉紬

其末緒固足制理百物靖寧寰海間以聖智昌之文辭蔚乎可覽觀是數公者固當世賢聖俊豪士也闕其大者固不曰文文則符其德矣然葛天大容伊摯召伯勳銘敦愨身享富厚顯榮而毋疵厲譬若神龍升於青霄之上雲蒸霧合衡變化而從卷舒遭會遇際顧不休與及至公旦仲尼至聖也赤心奉國勞身焦思而横被流言之謗奔走天下執贄謁策者七十二邦而卒無所遇屈平董生桓次公駿雄博辯人也殫精竭思匡正國議

批鱗逆心引義固爭上前而身橫江流廢放橫淪紲怫以死何其厄與天之生賢聖也蓋寡即其人賢聖而流棄不振故曰賢不必用忠不必以悲夫悲夫殆天𢓜其德故儉其身耶陸先生粲者字子餘蘇之長洲人也六歲則誦書日數千言諸賢豪長者故從父游時時與語奇愛之欲困以時擿句使對對輙奇敏客驚則謂父曰兒非庸人他日當為天下士先生問師漢高祖何如人哉師曰寛仁大度之主也先生曰然則何以殺韓彭師

驚怪其明悟而謂先生父曰吾不能為若師也遂謝罷去九歲能著文十四歲選入邑校嘉靖乙酉鄉舉丙戌舉於大宗伯皆奏名冠經生天子臨軒策試上第選翰林吉士閣試第一者八昔所未有當是時貴寵用事者操勢軒輊人朝中皆震恐先生嫉其阿諛希世不肯見見弗之揖以故用事者不悅則以為工科給事數上書言事諸所建白語在奏議中頃之有寃獄中貴人持之堅魏郎中應召執法爭之御史大夫熊浹是魏君議上

怒罷浹謫魏君戍公卿皆不敢言先生上章諫天子震怒搒笞之輸以鬼薪尋赦之復疏輔臣張璁桂蕚罪上方倚用兩人兩人者尊倨甚公卿皆側目而視疏奏羣臣皆驚懼且不測賴天子明聖為罷璁蕚而已上曰璁蕚有罪粲疏何暮也左遷都勻驛丞尋遷永新令邑中稱為神明居亡何乞歸養母天子報可竟以母養致憊而死夫竭身以事父母為臣不避險難可謂臣子矣先生之細行不采即其言論風指足以概其為人文辭行

之華也華而少實君子病焉先生則華實兼至者也今覽觀其文章載事之辭則師司馬子長而直鯁毋所詘時時兼用韓生諸子而與呂侍御書則效宋齊人銘辭每古簡而福濟觀辭則閎麗肆逸大類山玄卿五言古詩效選律絶則多效白甫其聲廉其節哀其詞宏綽而莊鬱信乎善文哉儒生白首章句語之古辭則鄂眙而相顧先生顧獨尊好古書數規摹之非洪儒鉅彦聰智軼奇者其能是哉余少而好慕奇節每讀書至忠臣孝

子未嘗不廢書泣涕也魏郎中者禮季父也以故余知先生之事獨詳而心竊敬之顧少且賤不獲執鞭先生之門先生没而其子某以先生之文視余請序之余因慨然歎曰天之生才若先生者蓋寡而績功弗竟抑鬱以死是天重才而輕禄爵也非耶當先生論獄得譴裁獲少假復靡大吏之吻身乃壓焉非壯烈節士哉文奚足以盡先生亦足明其志藻矣蓋仲尼之訓曰有德者必有言千載而後考先生之德者於言亦見其微哉

少岷先生拾存篇序

董復亨

拾存篇者故建昌守少岷曾先生所著也先生蜀之瀘産早憩岷山之勝維易瀘安樂山曰少岷因自王之故稱曰少岷先生當武宗朝先生才名藉甚與峨眉錦江竝平生所撰次溢目盈耳幾於車弗載棟弗庋顧雅志聖學不欲以辭賦名家而先生棄世時諸子尚幼以故文多散佚不存及少子少沂公長而成進士捜覽先生遺稿始梓行於浙然亦十存其一耳故用拾存名集

少沂公今為山東行省參知政事不以亨椎魯少文一日出拾存篇觀余曰足下於文字似稍窺見一斑幸為校而序之亨退而淡月始獲概先生之大全古歌在靈均廊廡間禩習植傅奕四言出常武江漢五言古學陳伯玉時出入六朝七言古詩祝老杜五七言律幾奪王孟之座五七言絶太白以後遂無敵手序記誌傳諸襍著規步昌黎廬陵而集外有河圖洛書解春王正月考與樂律諸論發自靈心妙悟中又非兩家所望大都謝

朝華啟夕秀拮据百氏馳驟一家盡洗酊醖詰曲之調而粹然一禀於正信乎先輩大雅之作也余按蜀志其用文章起家者如王子淵揚子雲司馬長卿之於漢陳伯玉李太白之於唐蘇明允父子之於宋竝以繡虎雕龍之藻泣鬼驚風之技領袖一代標榜千秋然諸集具在不過流連月露之景掇摭騷莊之餘穆叔所稱三不朽者僅得其一先生少與揚用修齊名晚歲結爾汝驩詩文往復外商略諸經思繼服鄭之業而海内講學談

㪍之士如吕仲木何仲默鄭繼之輩悉與先生引繩批
根稱莫逆交當先生守建昌時值寧藩變先生提一旅
之師直磨其牙後先斬首七百餘顆王文成公極多之
業聞於朝竟以功高不賞且緣此中蜚語罷歸而相羊
瑞鹿資江間没齒無幾微形於色然則穆叔所稱三不
朽者先生饒有之假令楊馬諸君子而在不當鴈行而
兄事先生耶余又按王文成十一歲賦金山寺詩有打
破維揚水底天王簫吹徹洞龍眠之句楊用修十二歲

擬賈誼過秦論亦膾炙士大夫口後兩公果以文章功業顯而先生七歲時見隙光即呼為野馬丈虹因足一聯曰明透屋山光似玉影浮書案氣如龍嗟乎名世之士相出而撐持宇宙未有不根於夙慧爾故夫先生之集眞天授非人力也

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　李璣

夫文辟則水也隨地賦形用至不一矣莫不有道焉學未明乎其道則言各狃於見之所及而不見於所不及

或失則偏或失則駁詞旨紕繆亦何所藉以發明而其甚又果於叛道挾其押闔之口徒以攘襲於其外是則古謂虛車雖以霞戫焉可也乃或陶鑄既凡才非天授則内見雖融詞不足達而强顔譔述斯尤無足觀也已求以行遠奚可哉向余讀書中秘葢嘗覽觀古今之際莫不代有作者而究其才若學并吾於宋得曽氏南豐焉南豐之文才天授者也意念所注詞必達焉頃刻千言成章有斐而彬彬焉衍裕雅逸誠足自名其家

矣及詳其書而味之則又統一道德上本六經詞有厥源
異乎攘襲是故書數之作婉而確論序之作辨而則而
代言諸制又皆詞嚴理正叅之典謨無愧焉葢孟學不
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言美而傳而絶無偏駁之弊者
如公葢寡矣嗚呼是豈可以易言乎嘗即公所為學記
者觀之公年十五篤志六經之文矣已而周流於外晩
休於家皇皇不暇息而一有間無不力於學則公所深
造自得而言有本者誠非偶然矣世之士無其學而肆

言非其才而妄作效顰接踵務以欺人而卒之自誣不以反其本此其弊至今為日甚而公之集尤不可以無傳也公集有元豐類藁五十卷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類藁刻久矣續藁外集成化間刻之於本邑無錫安氏通選其粹刻之乃侍御黄君伯容謂未之廣也又板多脱謬爰檄蘇守王君翻刻之因屬余以序夫學未明道而才之劣宜莫如余者何敢序公之文哉侍御君之請不可虛而因識其由如此抑以見吾景仰之私爾侍御

君察吳中風裁籍甚而雅意於斯文此固其一驗云

## 海樵先生全集序

薛天華

余得交海內山人以文賦名者不啻十數家至如陳海樵所忻慕焉初余登第與同年宗子相輩十數友為文賦會於時謝山人自趙苑至羅山人自吳苑至日夜相過從盍希志古始意氣甚盛自以聯藉文圃蜚藝詞林為足極吾生吾力之所至矣尋之謁選天曹補南比部尚書郎與諸君别者久之乃宵然聞吾至學之所在

於是又以深謝文字聲偶之業爲亟而惟恐足以動吾之內夫其初爲之甚力而卒謝之亟何也一以獵乎其華一以遊乎其眞其大致相遼也然而見善於獵者猶有喜焉昔秦人有倦燕趙之游方習靜入太華惟恐其不深也久之其所與遊者卒然至則蛩然而喜故余在留都八年自山人遊金陵者未嘗不相過過未嘗不欵洽翺翔務盡其所有至其形神忻適心竊慕之則海樵是已海樵浙之山陰人先世起家百戶侯夫以山人

才假令用兵家法術致名稱動卿相取封侯印如探囊取物又不然為進士業以競策試高第邀逢盛世殊易易者山人顧皆厭薄此不為曰吾不能以身世俛仰於人履危機險阱獨攄情述作閒冀有以見於世於是蒐摭六典採討羣籍至如漢魏初盛唐大家之製極力為之葢不獨厚羽毛而疎筋骨僅獵乎其華已也山人入金陵搢冠博帶儀容甚偉縉紳大夫翕然稱慕葢賓客滿席應接辯折傍無留滯吐言下筆皆有音彩時人以

為有江左風致焉嗟乎今去與山人遇時何如矣向之所忻與羅謝二山人曾未幾時又不知聚散何如矣余嘉靖中督學南中與山人之子少野君遇未及論其集至是余為東粤廉訪使少野君復為都尉於此方梓山人集乞余序之豈亦有待也於是因以江左昔慕之志叙焉夫江左風流碩公以君德致通顯者亡數然皆非專寘力於文其專以績之流聲當世而致通顯者獸二陸與謝康樂焉今綜其遺事卹身晉室欲聽鶴唳而不能抗

志浪遊至菑健兒而叢謗覽其文不亦愀然有湘纍之志乎斯山人避諠趨寂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海壑為情遂其冲挹之性爍其淡鬱之文身名俱得弃世竝榮者其與俛仰於人履危機陷阱奚啻千里然則山人可謂有以見於世矣序以貽之亦以志余序山人集之非偶云

## 自知堂集序

朱衡

古今修辭之士何其多也力研苦攻附於作者之林自謂握瑾襲珠矣而曾不旋踵向隨人殂其或寄聲聞於後世

者百不一二耳及稽其類率多曲材靡所總攝即不至與
繁華好音同焉澌燼顧以語乎鴻才妙緒揚幟立言之范
則戛乎難矣大都有三韜櫝經訓服膺道術感之而成迫
之而應譬則端人位明堂舒紳緌珮宏綽容與大將建牙
森嚴五兵一政令之出縱横疾徐惟其所之而百辟六軍
罔敢踰越者其次窺經傳之餘覽流家之故纘意鑄詞互
臻厥妙譬則九官羣牧分治畫封職思其居咸竭心力均
之可以通政可以感人矣至於剽竊支言採華捐實志

不輟著述之策口不釋雅頌之什厥志愈辨厥音愈離此
則訟者之具白理司輿皂揣摩塞長官之對爾其詞雖工
而其意已傲傲不足觀甚哉立言之難也同年友蔡子木
奇發幼穎翰披神解質具既異於人而十八登朝仕行人
奉使於燕齊趙魯之墟遍歷名山川交遊海內賢喆而又
徘徊兩都得肆其力於典籍篇章之間每一著作出海內
人爭傳誦之中歲厭薄故習盡削一切塗澤之態而專心
經學神悟處輒援筆劄記既學觀其大遊神塵壒之表上

疏乞歸養弗果乃宦轍所至輒注膏澤慨然思以功業自期許非關於教與夫世時之故不畢畢抽毫吐詞振藻析理鉤深大者海受小者河溢駸駸乎上乘矣與余結交垂三十年道誼切劘即踪跡殊方未嘗不以篇章相將故子木所為詩文余每得諦視今夏來為山東按察使而余適承乏藩長朝夕談榷甚歡無何赴江西之役乃盡出平生稿若干卷視余俾余序之序曰白石年方逾壯其所就已如是自是以往余不知所底止矣自

余觀古今名集合白石所著律以吾所次三品之説後之世當有辨之者安俟余言之也

蔡可泉文集序　蘇濬

昔春秋列卿遭時逢適類以倬絶殊尤之勲屹然表見乃其辭命章疏至今讀之爛然遂使立功立言兼垂竝重何綦隆哉輓近世功名文章岐為兩途故潤皇猷者力單於修詞工雕蟲者業䘮於壯夫即有志之士亦苦於不能兼固其技之巧拙殊也吾郡可泉蔡先生與王

尊巖公梁學泉公俱以髫年賓上國當時以三鳳目之已而梁公逝王公早廢而廟廊之望則獨推轂先生云當先執鉞時王公業已跧伏故園上下千古其文章獨造玄微與毗陵君頡頏一世而先生則銳意事功日求國家便宜事後之論者謂王公閴寂丘園故其文獨工如承蜩之叟用志凝神先生日當盤根故其諳練獨熟如庖丁之解游刃無厚二者蓋相遞為桓文哉乃濬幸與先生之仲子遊時撿其遺笥之一二讀之則又知先生

之名不徒以其功已也夫引宮刻徵敲金戛石至工矣而猶假於人力咳唾呻唫至微細也而天機自動即造化自然之音存焉若先生者以倥偬之餘發為詞章信心而出矢口而成非字櫛句鳩者比先生之文所謂天機自動者非耶藉令先生舍其桓桓肅肅之勲而修含英咀華之緒計其所就安知與文人孰多太史公曰何知仁義享其利者為有德先生誦法虛齋以陶後學江右人士至今猶稱之為後蔡夫子則豫章彭蠡之墟皆

先生湯沐地也先生之利弘矣哉濬繫籍章縫猥云道古纔登司士什八舍業作者之門固自度其見麾也茲將蒐今故考機宜讀先生諸奏疏規條益爽然顧化矣

詞致録序　蘇濬

四六非古也自六朝始也古之文圓而四六則變而方矣夫圓之不能不方也勢也試觀大塊之間流動委宛莫之端倪然層巒互峙奇葩相映未嘗不井然分森然列也噫氣相觸衆竅為虚然截而和之未始不别雌雄

而諧律呂也故文者以象形也以諧聲也圓而能方方而復歸於圓此文之精也初唐之瑰麗也沿六朝之餘也然其類諧其事核如大將軍擊刁斗雖衆不譁也迨昌黎氏柳州氏破觚削方絺繡之章變而爾雅靡曼之音變而平淡說者謂唐文三變至韓柳而極良足多者宋興而廬陵眉山諸公一洗西崑之習而力振之絕纖巧杼眞愫意若貫珠而詞若束帛故稱四六者必以宋為工非求工也不斵工而自工乃工之至也邇來操觚

之士爭以絺繪博世資然有意求工亦反以工而失之當其藻思綺合繁詞縟説馳神於月露之態刻意於丹青之章豈不斌斌灑灑充耳溢目然剪綵刻木非化工之飾繁聲急響非大雅之風騷人墨客之緒言非廟堂對揚之眇論欲以象形而諧聲也不亦相左失當耶祥宇李公以觀風暇隙上下千古遡稽六朝爰及唐宋掇其四六之粹者命之曰詞致錄不佞授簡而卒業焉其色契玄寞其聲中疏越削煌煌之觀而崇渾渾之樸刀

挽頹波直追大雅所以風世者豈其微哉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者也不佞聞弘正以前士不尼言俗鮮詐諼龎眉草衣足不至城郭第稚魯少文耳邇人文日盛智巧叢生蓬樞多士以鑿恍炙輠相先而課其功實竟成虛劵編戶疏寮爭奇炫飾氷紈玄黃之觀魚鱗星布而服韋素者僨而不得會往來問勞恢張捷給而太古醇樸之意鮮有遺焉蓋質極而文文極而靡風會固然迺吳越其尤甚耳昔季子觀風而談其謠俗與其

政理往往相類然則讀是編也能無返古之思哉

尚友堂文稿序　劉文卿

余何以深使君之文也於其人與政契之余何以深使君之人與政也於其文證之意得即盡不得即不盡精之所委也而三先生羣正之子建曰後世誰相知以定吾文者耶則使君欲言意也余觀害馬之對即大蒐之見其無以相益乎夫文盡理止矣是淵雲所欲稽首耳余安知夫色澤之不今而古也質之不新而放也檀弓

之為法天問之為哀墳汲之為典非今所稱萬世而無以相譔者乎彼豈必有百世以前者而摹之桑間載馳桂裳里巷之諧其何以當於采訪之節士今亦莫哂其故也恒河之見髮盡鬚白而不改六籍之教玄黄相攘而不易血氣心知之倫無訝亦無厭煥哉天下之至文也其復以世系祖述相叱咤歟子勤學儒而服政者也雕篆非所競而文焉者蘇子所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之樞也往子勤守秀州而余以觀察在境禁

教旦暮及發摘阜儥無微忽不下子勤之通達與人善也再奉命駐甌越山川悠阻而今望日至五刑七政之所鑄子勤若不知其非吾士秀之人不知非我恒有之父若母也余益用不德而來往衢婺次及於事今又參臬浙習子勤無如余者氣充而不囿量汎而不滛決鉋剔蠹力無不蹂靡而道德率澤於身南宋先生之要詣極探而發之詞章其解深矣其原則葱嶺懸度之派放潰而變幻不測其樞奋杌棿不窮詞人之纖致而末

嘗杯背遷董之業其精足以傳聖賢之意為鎛為亟何區區燕越乃能適乎若且古也而無有以古也若且新也而無有以新也寄興於淺韻而暢發於奥窔劃然無詭於千百世之正脉伯夷不得廉而莊蹻不得奪尚友不惑意在兹乎夫以余之所以證子勤與子勤之所以自證者猶將陶鑄秦漢者也而或謂文不儒儒不文孰與兩存而一於道夫使退之不足與黄初之盟子雲不得覯天地之大或難之耳海内分鑣逐業河濁濟清總

一能發宇宙之華而紛於古今新故之議闔然而止必使宮商一管而出者則斯集之尚友哉且頻頻然求别於世系而曰昆吾豕韋氏也則有諸君子之表子勤者

馬見田紀行稿序　包節

余昔與見田子遊未嘗見其言詩迺别數稔寄余紀行稿則爛然盈帙和璧隋珠始露光怪嗚呼胡超詣頓悟若此豈偶有感寓然耶見田子少負其才雋倜儻瓌瑰傲睨當世謂計日取通顯當以功名事業煇弈於時雕

蟲小技鄙棄弗為既四十困場屋不得意俛首低徊隨例入太學平生高奇俊上之氣鬱紆盤礴無所宣洩迺托於詩冀少自見大抵賢人逸士不得志斯詞賦所為作也靈均而後遞相祖襲詩可以怨其在是乎故其篇什獨師懷抱直寫性靈不屑屑旁沿前人以諧附時俗好尚然高山大川明堂清廟亦無乎不備矣世之論詩者類皆曰唐人夫唐詩莫盛於景龍中修文館二十四學士之作非不為一代絶倡特恨其遭逢侍從日夕宸

喔不能出踦語單謡剗拂君上徒狎猥佻佞誇詡麗奢組繪雖工失詩教矣迺若山林里巷野老閨娃豈必夙諳律呂動合宫商時感物縁情舒懷蕩憤一發其沖素幽閒之旨而風雅具焉吾取於紀行稿者非以是耶且古之士自信人亦信之今之士自疑人亦疑之東方曼倩員半千之徒皆徒步造闕庭高自稱許而人不以為非後世抱舉子業以干試有司者一坎壈則腆墨婁謝縮縮愧沮何古今人不相及若此哉迺兹覯見田子自

序之詞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惟詩乎庶幾劭然自信者矣其慷慨激昂可與曼倩輩相為頡頏此吾重有取焉然又不能無感也夫夜光明月貴在先容三都表譽於皇甫阿房借誦於武陵古來已然矣嘗聞前此三十年崆峒大復諸公揚扢藝苑嘘獎後進故一時被褐揬藻之士名動京國侯王虛左逮近日公卿大夫則又敦尚治功究心世務士有談詩者大老輒齮齕之遂使縉紳以詩為諱使茲稿遇何李諸公將必奏之朝廷采

之郊廟奈正值諱言詩之日則曷為知見田子也夫舉世諱言詩而見田子獨詠歌盈帙不傳時上下益見其能自信矣豈藉以求知於人哉嗚呼此吾重有取焉爾

莊渠魏先生文集序 胡松

他日讀書則嘗誦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之語不能休意謂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乃今盡讀莊渠魏先生集而夷考其行則先生葢其人與先生仕正德間當是時凶閹擅朝士大夫浮湛苟仕高者留意春秋左氏開元天

寶間詩晉二王帖若唐顏魯公字書則已足誇示自矜重次者圍棋酌酒而已乃古人修已以安人安百姓之學則奚暇省憂哉先生資材既别志識負異始為南刑曹則思業乎其官覃精法理既而畢之尚友天下之士矢心經畧游思宇宙凡丘氏衍義所載經世之業必加討論務期底績其後謂本之不在是也反之身心學於天地萬物其學大抵無慮三變故其居江湖麋鹿之間則思其君處臺省廊廟之上則憂其民要不獨敷納論

思講說獻致即其寄懷贈答書命問遺所以忠告善道陳誼責難弼巽匡救靡所不用其極可謂切切偲偲斷斷侃侃通天下四海為一身者矣他文弗論即如周禮世稱殘闕斷爛不經之書繫其人矣先生網分縷析發聖人代天覆民至公無我之心宛然可掬至謂後王能盡其道因而不革則天地可以位奠萬物各止其所而安且追憾於秦之廢古任法而歎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而自京口渡江踰淮浮河覽觀輿

地凡古今山川經絡之大界溝洫河渠之往跡轉漕都會之形勢車騎馬步田收之便利與否舉中原方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緯運諸掌握此其胸懷志慮豈三代而下隨世就功名者可得窺其藩屏耶又病學者多言貿道虛文妨實嘗曰人從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自孩提後聲臭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須塞究深根還淳反樸以囬造化又曰收斂停蓄深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操則存舍則亡所以君子貴於戒慎

恐懼也於戲微矣故所著六書精藴時發此意於象形

意事之間要不獨是正古文釐匡俗書而已當是時上

方雅意稽古禮文正學之事而時宰畏其意遂巧以歸悲夫

悲夫正直難容奸諂易合蓋呂惠卿章惇之徒更進而

韓忠獻富文忠諸公繼至如元城涑水衆君子且目為

邪等奸彙而惟恐復用矣此又世道人心升降之會人

材消長之機而豈人力之所能為也歟不然君子在位

聲應氣求以類而升陽内隂外彼其人才國用禮教風

俗寧止如後來之汙下匱詘也歟尚友前賢三歎隕涕他日舟過姑蘇邂逅太守王君問郡之故語及先生亟知慕重因托君為余抄寫一部君不鄙余屬以序論將圖梓行余何人斯能效斯役乃君侯崇尚至意不㲄私淑雅懐又不能已已遂論其大都如此云若先生之平生歷履言行政事則先生入室弟子鄭君伯魯纂輯備矣

浚谷趙公文集序　胡松

余他日讀書至秦誓讀詩至駟鐵小戎終南黃鳥之什
愛其質直武毅明信悃愊而文采蔚爛煥乎成章則以
謂先王禮樂教化之餘澤又經仲尼化工删潤理固宜
然比年起廢忝藩守在關右由雍歷盩從涇遡渭西陟
崆峒吳嶽諸山觀於朝那汧汭諸水見其盤礴雄秀厥
崇際天曼衍透迤其流駃激則知山川原本遠有自來
秦人而為秦聲猶楚人之為楚語要無惑其然也居久
之行部高平往來固原訪浚谷先生於藏書閣之逈光

亭因得盡讀先生平生所為詩若文乃其感事憂時詠懐撰物酬答寄贈則何其宛然秦繆公后子蹇叔孟明氏之烈而小戎駟鐵黄鳥終南之流風也然又豪如太白而不淫雄如子美而多變疏暢跌蕩如司馬子長班叔皮至其卒澤於道德仁義之歸典禮中正之粹又非諸君子之所能遷此又曷故也葢先生資材卓犖本自不羣束髪登朝徧交一世之名士竝時如羅子達夫唐子應得皆與之食息卧起上下其議論而講於孔氏之

正學故其言贍而文譎而則直而不倨肆而成章閎衍鉅麗而弗靡迤追典謨而上薄風雅要亦其理也則豈泰風之所能限耶蓋前乎諸君子得於天地者同而其養於己者不能無異故蘇子由古史訊子長淺陋而不學意率有感乎是即彼班生李杜諸君子亦何能逭軏也之謂耶善乎仲尼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而不如丘之好學他日則又以學之弗講為憂故學第以為詩若文人焉而已也為哲為謀為肅為乂為賢

聖人君子之業否則藝焉爾矣甚乃為佞為諛為誣為慝為禹歆操丕之流葢學與弗學所由致相遠矣然則學詎可一日弗講哉余葢於趙子得師焉趙子以余之論與之合而因屬余題其集今不敢讓浚谷子其將益有以教蒙乎

舊集自序　屠長卿

今學士譚詩文者何其耆虖戰方内哉腹不胥先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叩嚶稍比音節輒参口而薄古人夫古

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揺揺乎蹈曶荒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言幾何其大者才寥寥數篇爾而今學士往往富極於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獵衆體及其卒也無當一家即奚論衆體矣則古人非拙也余自總角學伊吾時有所得多棄而不收今存者什不當一二曽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焉客語屠子曰往子與

客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證今甲是乙不比瑕彼瑜多所彈射言辨矣而持論卒無定予知詩美與惡與何説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耶夫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青日出山川晶晶六合曠朗黝黒霮䨴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谽谺其狀異矣今夫閶風之上泰山之巔鴻濛超忽萬里几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迴澒洞龍蛇鬼神窅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蕩六幕天地若

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之間渟泓瀺灂浸日星鑑鬚眉小大易觀矣今夫鄭衛之郊邯鄲之道茸茸者草耶華灼灼耶歌懐春之章稱芍藥之詩則可謂至麗而方瞳緑睛之夫采芝茹松刳形息景叩大石而歌履巉巖而遨禜枯殊致矣今夫瞿冠翠翹縞衣綦巾文質盭矣洪鐘鼉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弗適也夫當之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灑然以適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與余

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是則崆峒子所稱金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媟而哀思嚮越而瀏湸亦快人矣美與惡與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則歡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沉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新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元此適不適之辨與即余之作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又安能知之

## 沈青霞集序跋 茅坤

右余所為青霞序其文章詩歌若干卷僕葢僅得覽都其所為小言鳴劒及籌邉詩刻而序之者也已而卒讀終帙中多斷簡訛字以之覆青霞所故寄余者或下或多不合余因前扣伯子敬敬復泣曰此特先大夫故帙之什一耳余少隨先大夫几席為文章先大夫每落紙輒自喜屬敬繕寫累四十卷而余之從塞上返越也業已裒次成帙將攜歸入刻而先大夫不可竟留之篋中比

余歸而先大夫之始發難也督府以下故受宰執所嗾欲搆之他罪以為功而外又以先大夫所從塞垣擘畫務一切便宜緩急類列與諸帥以下不合甚且即其閑壘養寇詐馘奏功者往往發之篇什而其所最忌者方大同右衛之被圍也先大夫數移書促督府爽間勒兵襲破圍督府業已謝如約已而督府公懼愞竟不敢出兵城之圍凡六匝月幾陷者數矣而三戍卒從圍城中突圍出走也其二人名某某者入以告於督府督府立

笞斃杖下其一人名某惶怖乘間走乞食道上或問之輒涕告前狀先大夫稍就問之益憤激嗚咽為書萬餘言以告督府大略並指陳之虛實及縱我兵宜擊之概將以聳踴督府公也而文詞間又稍稍侵毀督府督府愈窘不自安且恐先大夫以其事聞之中朝因間某御史互為飛語上疏以搆殺先大夫而又懼先大夫所著文辭稍及流布則其中所載情事多與疏搆者不合他日士大夫或按其事而覆之禍且不測也於是即日籍

沒余家因發先大夫所篋留故帙並燬之而又以先大夫帷中故多弟子諸弟子必有副本藏於其家復榜書於市凡藏其遺稿片紙隻字者即按捕同罪於是先大夫帷中諸弟子相錯愕股慄輒悉以毀而今所僅存者特小言鳴劍籌邊諸稿故已入刻者而兵說八十一首及他所著詩什與蘇司馬以下書則諸弟子間武國忠所獨以死抗而私藏者也然武亦業已窘陳所手繕稿欲燬甫焚香而禱腸若刃俥者俄仆地若隕夢先大

夫緋衣而劒叱曰子亦燬我之遺文以媚帥府也乎遂驚寤於是大怖即掘地為窖而以稿藏之故稍得無燬然督府又以集持憤咽累故不自已恐為先大夫訟其事於朝也輒移檄過浙并收捕余比逮繫過督府余泣訴無他罪狀督府曰爾父好著文章詆訶當世爾其出之吾猶當爾貸余以實聞督府益發嗔厲聲搒笞不已明日送御史臺御史臺復如督府狀搒笞不已誠守獄者三日內以絶狀聞當是時余亦分死矣翌日忽

聞給事中吳公時來劾督府及御史罪狀詔杖督府及御史臺以下余始獲出獄及出獄家已散而因遍從先大夫諸弟子泣請故稿卒無可得晚僅得武君所穴地而藏者如此其中斷簡脫字則又武君故稿所不及載而或他弟子所私相口熟而傳之者其今溧陽令茌平令清豐及錦衣諸稿則又釋獄後所遍從先大夫交遊中轉錄之者也敬之所口誦本末者如此余聞而系之以言曰嗟乎古之賢人志士所被讒構而以罪奪

其官或沒其身窘其妻子者有矣未聞有并其文章而燬之者宋歐陽文忠公嘗痛蘇子美之被宰執擊去其官也序其文章以為世之忌子美而擯斥摧挫流離窮厄其怨家仇人嘗出而擠之死矣然其文章已自行於天下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嗚呼青霞之所罹既誅其身籍其家繫累其妻子而又舉其生平文章而燔之其慘刻獨至於此又安在其不能毀耶嘻亦可以覘世變矣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江晉

謄録監生臣左熙世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序四十

文集

王百穀謀野集序　邢侗

夫冥冥翥空尺二假其羽毛圉圉在淵八行鼓其鱗鬣飛沉匪郵傳之使禽魚𧺝含靈之性而能暢懐天末傳響絶徼羈臣由之返國良朋因而加飯斯之託寄顧不

重哉若乃好緣於肺腑誼重於修講勢出於蒼黄事關於釁郤呼吸判乎嗔意占授次於言面非夫東里之博雅茂先之總粹鮮不錯雜其旨猥庳其說啟友邦之反面動鄰士之掩唇矣吾友王百穀先生含貞蹈龢苞素揚采去延陵之舊居傚伯通之故廡茨豐儉之穀王躭洗礪之枕漱節茨非貴而卿相造門縫掖本賤而鍾鼎佇席下帷方廣川之仲舒著書類君家之節信遊道侔於太丘朋簪洽於蘇李竿牘靡挾日之間交酬盡四垂

之達矣竊見夫情至禮峇裂素伸紙吐章陳文霞蔚河瀉學義冠於人倫言語妙於天下其或宰執方䜣露調笑於矜莊寒畯失職寓煦沫於嫚駡其或朱邸陽慕羅羅見其清疎熊轓委誠岳岳表其耿介其或閭門接壤賀弔别區生芻一束羊酒兩家沉痛極歡造微筆下其或疏屬密戚頭岑腹痛量水稱藥分甘餉鮮一欝三歎寄心行間其或良晨佳夕藉草爇炬檢校鶯花指揮盧采倚馬雲醉覼縷顧言其或方外名流域中巨賈彈指

疏蘭閣之字橫書走迦葉之文其或蘭閨少婦桃葉小姬濡毫代金翦之怨含辛報薛濤之錦大乃鉅幅小則掌號聲振金玉規矩騷雅槭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雪磊砢無節目之累浩汗撒藩溷之障古則陳孟公今則王次公可謂異代絶軌書場文府均被談談之許者矣嗟夫在昔世廟楊用修氏纂輯清裁遂至洛陽長價雞林懸購彼猶衆羽之裘此乃一狐之腋古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借茲為喻未為評允也百穀友人韓君

道亨廷尉世家代結王生之韈桓譚玄賞獨信揚雄之草爰命剞劂副於郁氏道亨辭辨清發風氣遒上余略得於其先大人茲特侈厥嚶鳴未槩及其鴻匠云爾

## 謝在杭居東集序

邢侗

今夫海內雜壇錯峙則掩甸光郊牛耳狎執則連韝接幕麗璞涸夫腊鼠薺芃亂乎人後是以葉公之龍非應蟠之物木寓之驥斟麒麟之材匪夫極妍窮討盡以申晰則朱紫恒至易處眞贋卒之兩㱿以余所得闚在杭

謝君則未易言也在杭晃黼冠族緗㯉世緒幼而清令寔長英特書乃誦可等身人謂公是卿座蚤成進士頗厭時學屈首司李遯業董帷乃抉微靈祖淹函雅故褎褎懊懊為世鉅儒爰自吳興量移東郡倚類託寓一意著書發軔射書之闉駐車歷山之麓厭次弔乎方朔菑里感乎次卿任城憶太白之舊阿曲尋陳思之跡雪宮留墟乎齊境蜃市亦幻於海澨不其之書帶佹存成山之琢文垂滅觸時撫景其能含掮抑或訟庭讞處

積有餘閒寮佐周旋間成曲讌山郵攬空館之藻兕廡
借青燐之炬字勞編絕而欣以會心膚粟手創而悽然
寄慨凡於此際文筆迺遒君喜為詩詩分科品靡不蹈
宅風騷枕席魏晉祖初彌盛沿及厥中最會諸長極之
融液富滋明秀則曲渚之芙蓉適怨清和則無端之錦
瑟至於出言天拔絕去人匠森然骨部眉嫵下拜視夫
躭躭飾其孩嘎欻欻矜其齵楚良以徑庭矣若夫文章
大業君更破的長篇鴻製步履左班法度章裁出諸惬

素平大祛重舌之譯雄成免碎金之誚時乎登高授簡則君家希逸之踪也時乎游戲泚筆則休文甘焦之致也時乎雜俎會萃則義慶新語之嗣也時乎方言貯錄則子雲油素之例也竊又窺夫餘勇所賈代斲更僕英氣露於捉刀靈襟標乎答板致能洽華簪於上座聯風政於遠陬總之資稟軼羣才情閒敏投之所向無不中倫以斯校條流於吾黨論眞贋之所別求之中壤在杭其神龍天馬與哉在杭一官拓落丬如菜飯麤虎犢殊其

所如傖奴絶於常隷報友輸一端之疏縞娛內足四種之好香寫論將付之官奴營壁竊比於宗氏風期美矣官何負乎在杭爲余言一昨之日保旅鸞潯耳溢者廣陵之簫目盡者蒜山之雪曾何計乎身之在遠官之復踦也今來遘羽太守後飛轡直指前廿年老明經三日新子婦耳何日解腰下綬還頭上冠挲娑安昌之野追逐蜚走之促大蒼出櫳黃棘下兎芼以乾葵厭之濁酒眞足以樂而忘死矣余曰在杭在杭曠志如許是能自

作文字田僧超結撰那得不佳在杭大噱集署居東記地也亦有人風人之託也夫

四林全集序 俞安期

明興以來詩凡幾變諸不暇論論嘉隆之間七子竝興而歷下瑯琊雙建標幟於時凡操管者陋江左之卑靡業中原之高華競習大言而吐洪響空疎其中彊奮其調虗喝相賞謂之今體其如無情之嚬笑何余友安茂卿獨不追逐時好搦管抒思一以清婉為主阿堵中未

嘗又有惡道合識中未嘗見有惡趣遣辭發旨著為詩篇皆儁朗清超之致不知有溽罕狼戾之辭余後八子詠中列茂卿云茂卿洵嫺雅而負儁潔才幡然營大業遺言暢中懷處身等璠璵磩礫列無階斯實錄也今讀遺稿篇篇清整語語儁永綺歲為劉大司馬所愛流連花月揮霍酒杯其篇牘非不連累容為刪選往往以片字之累棄連城之珍所存亡幾壯年以後悉無瑕之玉為有用之器顧分力公車之業篇什逮少所輯僅僅如此

叔小范嘗對余笑曰吾家阿咸生有二反少年當悉力公車竟以流連詞賦誤致身之事彊年以後正當寄興酒杯寓意篇什而乃攻苦公車以誤大業之乘余亦為之絶倒苟或不然則其所就應不止此而篇什之多又去幾幾也茂卿又善繪事生時固不易購求易簀以來片楮之貴不啻秘寶此詩剞劂成集不知洛陽之楮騰價又何如也

讀李于鱗集 劉鳳

李生自謂命世才即子長不啻過之橫驅千古以崛勁自憙其文連類廣肆要不出左語國策太史書屬辭緝綴奇隩靡靡不絶叙一事數百言未究而其意不過爾斯則一語可了故為棘澁岨峿然且使皆自己出何不可者必剿襲古語聨貫絡繹以擴摭務衒為累百篇如一機構或援左國以入於史韋經義以附於傳鎔鑄以巧冶若泯合無有釁兆者幾十二載可以為難矣而未可為至也夫文者必引繩墨隨短長效之即左語即國

策即太史無不各自為家譬美好者其骨法相近而精彩神色則不可同也御者執策雖同而輪轍馳驟豈必盡掩前跡哉今連類為之固不可即可矣如牽附何孔子蓋述而不作然易詩書則犂然辨矣豈必混為一塗哉至其所自為者又奚必曰古語有之乎且李生自以無一語不範於鉶可也而無所取裁因其凋幾假其成器必將至襲累陳厭拾棄餘以為新異即韓愈氏抑且不為而能免於後來者誚乎使李生之才獨以意切劘

之盡去其舊而新是圖刬除子史刊落傳記掊擊往者不本事不援跡不宿搆體不預設變有謂無謂有待無待出意慮之外游埃𡏖之表奚患李生不能哉顧使論者推高一代猶有軌鞅之疑奇氣軼發而當其無有則機用可窺也謂北地始開草昧本窮情盡勢極渼渺之觀闕中渹潞雕飾而傷直致率意無宏邃淵蔚之色且令使蒙莊削牘則必盡舍逍遥而待議子長當著記之任未必謂無世本國語遂絕簡不載筆也若之何謂神用而有所藉患雄才不能自恣也哉

# 滎陽先生文集序

王衡

穆皇帝御極之元年以文體靡濫有詔釐正而吾師滎陽先生以精馴爾雅之文冠其鄉旋魁南宫入中秘載筆侍從者二十年出而執圭秉節宣國家寵靈於洱海萬里外入而登貢玉之堂綴金華之席奏書天子膝前行且大用矣竟中讒歸歸無何而卒子弟門人相與裒其遺稿讀之其所為潤色大業不過應制視草與夫削牘碑板之詞共卷二十有五而已甚矣先生之用之

不盡於文而文不盡於是集也翰林號稱內相禮遇最

寵自唐始他不暇論如公之鄉先達陸敬輿者當其為

人主眷倚即宰相不敢望而官不過翰林學士耳暨昭

代禮遇詞臣比唐宋加隆如三楊及彭岳諸公皆以史

官參與大議猷業顯赫故當時館閣之文重而體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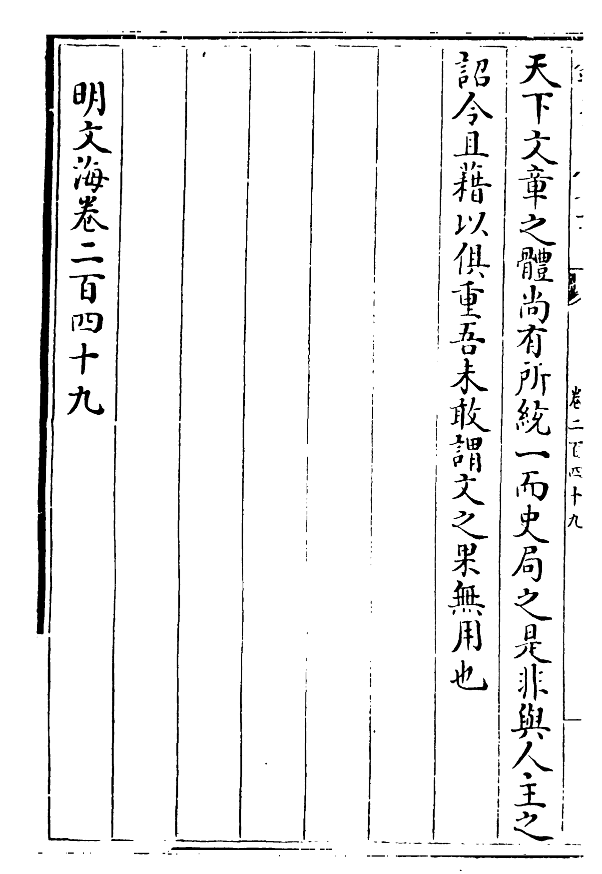
得不尊其後宮府日隔內者漸外文學侍從諸臣往往

腐毫需次無鹽梅霖雨之用而徒欲提空名以踞諸曹

之上難矣當先生時時已大縕然迹其講席所敷陳咨

浴本支嫡庶閒猶能使明主降心公卿動色而今何如哉一切重言格論跪而進之當御寢門不啟凝塵寂然欲如先生之不用其又可得邪葢館閣之輕也有自來矣衡生也晚步禁林之末塵未能識其大者抑聞其所為文大抵有所禀程要以簡粟深重應規入矩為天下模楷自嘉隆以還二三踔厲跳盪之文出先輩所守布帛菽粟之繩墨與之角而不勝則并館閣之文亦輕葢世之好文甚矣世而好文甚則有甚者焉𩔖觀先生之

文其綴詞結響擬金考玉得文之華其比事傳情衡今
榷古得文之實華實相宣彬彬乎旨而深麗而不冶多
變而整采錯而有章蓋清廟明堂之上宮商諧雅頌備
矣而窮陬下里之歌歈山鬼蛇神之吟嘯騷人病客之怨
思尚敢與之分曹而奏乎哉惜矣是集之晚出也如文必
鹽梅霖雨而後謂之用即陸敬輿之為用亦不過十之
一二耳第使是集出而摛藻者遜其工績學者讓其博
向之踔厲跳盪沾沾自命者捫舌相戒曰彼中有人則



天下文章之體尚有所統一而史局之是非與人主之詔令且藉以俱重吾未敢謂文之果無用也

明文海卷二百四十九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

餘姚黄宗羲編

序四十一

文集

曾太史集序 袁宏道

嘗怪退之論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嬉笑呵怒以為快及讀公所著毛頴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為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

習如張文昌猶有遺砦其嘆服以為絶竒不可及者獨柳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習覩羣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為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諸君子所膾炙者謬以為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笑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為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别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毁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與鹽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於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儁傷其氣不以法撓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為文

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為刁斗為樓閣敘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為江海為雲煙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為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實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為文異雅樸其不為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函蓋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與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下士聞而

笑者其於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為老衲所姍笑羞澁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即文章見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睡菴文集序　湯顯祖

欲殺衆何意千秋某在斯此非霍林前時過江之句乎去予數千里不見其人而壯其心時有所不怡亦復吟此自壯故歲則其門人旌德劉生敦復崇仁王生士焜先後從予遊問

霍林容貌言笑在長安安否皆言吾師青顏美髭與諸生談常極夜旦遊日益廣而貌故加肥予喟然而止之曰以予所聞霍林道心人也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所與予墨流連相為綽約耳雖然亦非世人之所欲得也已而以南祭酒出書謂予題其睡菴文咏予為拊几迴翔慨然有東下意益前聞李公本寧以有所不慊留寓東間霍林復爾皆予所未見莫由夢寐者逾年春而霍林復為世人所疑罷官矣於是天下有識之士起為不平而予特甚何也霍林

者道心人也孝友廉貞足世師表而尚何疑于世乎雖然吾有以語此予前在長安嘗謂詞林袁董二君曰君等苦道心不善堅固文趣不過奇拔黄閣有何重慕哉世之疑霍林者恡其黄閣耳亦太早計予以霍林文家推之其禍德常在乎彼人者何以明之見其初第時數作佊如也至為其里人作難脫刺客于枯廬破衲之中幽思顯詞迸然而通瀕沓揵疾歷礫晻忽可啼可笑若出若没大非前館閣中常設者矣予猶意其翩連而貴世樂所誘或忘其智骨焉已乃讀其文咏

種種異之篤於功名世法之外有以秀鬱而蒼發或千餘言旆如其舒或數十語梲如其詘如霧流煙如雲漏月如洗峰嶽如抉坱北雖其蓄積衍按尚未極其曉世之情其必不為世人而為道人文人也决矣至於韻語短長率意受律氣力沉厚斑駁蕭瑟成其家言方前過江時復已度越矣大致蓋富貴而尊貧賤悅臯壤而愁觀闕此其人胷懐喉吻中殊有巨物豈區區待一黄閣而後能與世吐㶉者與至其沉冥病中詩猶有可舉似者平生事倉卒黑白不成校一死終無辭安得

朝聞道夫以欲聞道而傷其平生此予所謂有深情又非世人所能得者也嗟夫霍林之於道於文何如也發端未識得其里人與之患難而迫之功力未竟得朝貴者與以賤貧而慫之彼人者無乃過為福德與是睡菴可以恢然適然以山川為氣質以煙霞為想似以元釋為飲食以笑嘆為事業縱横俛仰槩不由人道與文新文隨道真情智所發旁薄獨絶肆入微妙有永廢而常存者然則所謂千秋某在斯者彼人何與耶然彼人者必曰子何以知其

必千秋也又曰即其僥為千秋吾且困以今日之事嗟夫以此相難者往往而然又非予所得而言也姑言之以為睡菴文字序

范文正公集補遺跋　李維楨

范文正公嘗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鹵浸浮田中不可耕公上書發運使張綸綸奏公為興化令修之通泰海三州民祠祀公其後江淮旱蝗命公安撫奏蠲江東丁口鹽錢以故今廵鹽使者行公集於維揚葢髙

山景行之思云集造次取辦多脫誤侍御史彭公屬顧所建小侯小侯就家藏書相參伍自嫌未備且不欲掩前人别為補遺一卷以復公余謂校書猶掃落葉隨掃隨有昔人固已難之夫書公物也吾補其所知以俟後之君子補吾所未知何足為嫌張南軒稱范公本朝第一人其表章中庸實開濂洛關閩諸儒之先文學政事卓爾不羣然其時已有言行拾遺録今去公六百年寧無脫誤余嘗見稗官家謂公知慶州作人碑銘諱一貴

人陰事夜夢貴人吐實苐請更之公謝曰隐君此事則某受惡名貴人怒曰不更當奪公子公笑曰死生有天命卒不更子亦無恙又公謫饒州時於州圃北刱慶朔堂手植花卉欄為二壇既移潤州題詩其上有年年憶得成離恨只託春風勾管來之句後人和者數十家亦云主人當日留真賞䰟夢還應屢到來所指皆所植花卉耳而誣公於樂籍有所屬意不根甚矣凡書人事實校人遺集當鑒此兩則彭公按揚州日復書院脩豎志

持論正大光明不愧希文因識補遺之故而併及之

俞羨長集序　李維楨

徐偉長曰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多識流俗之語粗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託之乎觀風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是說也似若為今山人詩人而設大江以南山人詩人如雲鮮不病此者獨余友俞羨長出乎倫類矣羨長弱年即

以善詩名弇州大函兩先生竒其才以為江南獨步序而傳之羨長益潛思博覽自古初迄唐一代詩若馮氏之紀張氏之苑自唐歐虞杜白宋李昉諸家類書若四六之文悉為集其大成訂其訛誤補其闕佚已搜二代之編罕傳者版行之所游覽兩京兩河齊魯燕趙三秦三晉三楚三吳七閩百粵西北九塞山川人物風俗政治探討籌度談兵說劒慨然有用世大畧所至王公大人折節下交少年場鬬雞走馬浮白呼盧徵歌選伎窮

生人之樂抵掌評隲四座皆傾若所謂語寒風則翠柯零葉談芳節則槁木舒華者人有造詣交歡或累千金帽憑而為義棄之若芥晚節歸依西方持齋誦經放生度鬼鉢笠蕭寂不殊老衲獨於書校讐丹鉛無一日釋手一洗晚近世山人詩人之習令偉長而在豈不悔其失相天下士耶羡長庀材日富搆思日深撰語日工年且七十總輯其平生所著以示余曰弇州大函惜不見吾今日子及見矣年長我數歲事復不可知盍為我叙

之余惟今作者苦不學故初則境易窮末則氣易索羡長博學孳孳如不及取之無盡用之有餘情之所蓄無不可吐出景之所觸無不可寫入五七言長篇累百韻外句字妥適年雖耆酒酣耳熱揮翰千言律晚入細兵多益善賦與他文體裁興致各撮其勝昔人評張協風流調達曠大高手詞采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忘倦孟浩然遇景入韻不拘奇挾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乎有平泰之典求才於今吾以羡長敵之矣是編

也傳當有知余言不妄者苐其人生平容或不悉因序集而粗述大都如此

逍遥園集序李維楨

穆公為郎時司馬石公為給事中上疏斥指乘輿及貴人貴人磯上怒杖之闕下穆公身擁護之解官與俱歸天下莫不高公之義以為朱家季布之流已爾不知其能文章也後公稍遷吏部郎中於讒口投諸瓊管又削其籍不復用天下即無有能名公之義者而公益肆力

於學六經史子百氏之書無不研精竹素碑版流播江南北而海內所宗文章家至王元美先生推許特至於是公文名大振居無何卒矣同邑崔侍御集公詩若文行之而公之子內史仲裕請叙於余余在史館識公體氣高亮襟度恢廓推誠不疑假令知管時任雲蒸龍變以就功名之會何有不虞公賁志以沒徒以空文垂見後世也今集詩與文諸體畢備定格而後有篇故格不卑積學而後有句故句不薄極思而後有字故字不凡

三百篇十九首黄初建安六朝三唐兩宋勝國悉所考鏡而自成機杼情事配合意象適均博不猥雜新不險僻則公之所為詩也以孟莊騁其辨以檀左工其法以短長雄其氣以龍門窮其態以唐宋四大家暢其指持論正而不激敘事贍而能潔師心匠意不求傚顰抵掌之似而斵輪削鐻有神理焉則公之所為文也葢東晉後中原文獻還居江左帝王更都之地為劉石所辱而江左文章家日新富有乃至鄙夷北朝如韓陵片石語

於今益甚而李子田李伯承魏懋權諸君子攘臂爭之余以為此不足辨無論遠者即近代之開先而為北地信陽中興而為歷下新蔡皆灼灼人耳目其羽翼接武者不可勝數弇州先生何嘗不尸祝師友之哉彼以其衆此以其寡則衆者勝彼衆而汰此寡而精則精者勝穆公魏人也史稱魏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外守白馬之津示諸侯形制之勢其俗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剛武尚氣力穆公所論著得之土風為多氣

完而骨勁磊落伉爽汗血之足不受羈靮洛浦之容不加香澤連城之璧不掩寸瑕而世所寶重愛慕必歸焉寧與夫江左花鳥泉石之課閨襜粉黛之豔梔蠟聲悅之飾一覽而盡再索而無餘致者比也明興二百餘年魏人盧次楩以賦名家而公始具體為魏北地信陽是集行中原文獻以公樹幟升壇弇州先生之推許特至也有以也公家居好賑人之急千里誦義無窮高才盛年沉淪抑鬱而無一切憂讒畏譏牢騷不平之感署其

園曰逍遥惟以翰墨自娱丹鉛雌黄朝夕不輟有春秋戰國評苑左傳國語抄評七雄策纂史記節畧四史鴻裁百將提衡文浦玄珠諸家儁語閲古随筆明詩七言律凡若干卷尤於文刿心故集文勝其詩云

明文海卷二百五十